歷史與空間

武昌要津司門口

■張衍榮

著名的武昌司門口有點特殊性，既是今日市區的地理要津，也曾是當年本埠的政治要津。

老武昌們大抵都知道，所謂「司門口」，其實是坊間俗語「司法衙門口」的簡稱，至於「司法衙門」是個啥，則未必人人都清楚。

當然，這也難怪。歷史已經跨過了幾百年，政治制度、社會風俗、語言稱謂……皆已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誰還有興趣去記住那些個陳芝麻爛穀子？更何況封建官府歷來魚肉百姓，你對他無情，他會對你有義？沒那道理！再說了，草民百姓，芸芸眾生，終日為生計勞碌奔波，風裡雨裡，沒日沒夜，哪有片刻閒暇去記住，去代代相傳那些既過時又拗口，又囉哩囉嗦的破玩意！

這種反映在地名上的社會現象頗耐人尋味，說是自然規律，就是自然規律；說是人心背向，也就是人心背向。

翻翻歷史就會知道，「司門口」之「司法」二字，與現今的概念並非全然一碼事。明、清兩代，百姓所說的「司法衙門」其實叫做「湖廣承宣佈政使司衙門」（瞧瞧，如此曲裡拐彎，頭疼不？），是個非常牛氣的機構。用現在的話說，它乃是地方官府的首腦，官場呼之為「藩司衙門」，又尊為「藩台衙門」，有的甚至抬舉為「藩署」。

為什麼說是「抬舉」呢？除了與「戶部」有點關係外，主要還得從「藩」字說起。這個「藩」字，今天看不咋的，當年可是了不得。何謂「藩」？簡單說，就是「分封的土地」。而被封在這裡當頭頭的，不是宗室親王，便是享有爵位的異姓王公，被稱做「藩王」。他們在自己的封地上擁有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種種特權，鬧不好極易失控，表面上服從中央，骨子裡卻另搞一套，不是「合法」地為所欲為，便是陽奉陰違，我行我素，一旦坐大形成割據，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明、清兩代為解決這一難題的「削藩」、「撤藩」，都是事關存亡的大事件。明初朱元璋嫡孫建文帝就是因為「削藩」失敗而丟了皇位的，而清初的康熙帝道高一尺，「撤藩」險勝成功，不然也照樣會在「藩」字上翻船。很明顯，將一座權力已然細化拆分的衙門（辦公場所），恭維成當初集諸特權於一身的藩王府邸，其抬舉之意何其昭然！

再說「湖廣承宣佈政使司衙門」。按其職權，大約相當於今日之省政府辦公廳、民政廳、財政廳「三合一」。請想想看，執掌政府大印，操刀政令法規，掌管民生事務，定奪百姓禍福，還手握錢糧財政大權，如此一個顯赫的「司法衙門」，對地方政權架構而言，是不是個炙手可熱的政治要津？

不難想見，當年這裡該是何等地車水馬龍，絡繹不絕！

也不難想見，當年這裡酒肆、飯舖、茶館、戲院、賭場、青樓等等聲色犬馬場所，該是怎樣地麇集於此，明裡暗裡將堂堂一座偌大衙門，包圍得何等地水洩不通！

只可惜這一切鮮聞方志有所作為，人們僅能從其左近的青龍巷的繁華，戶部巷的熱鬧，漢陽門碼頭的繁忙等零星碎片裡去管中窺豹，探得一斑。

時光荏苒，歲月滄桑，轉眼就是幾百年了。隨着「大清」在武昌首義槍聲中的土崩瓦解，「湖廣承宣佈政使司衙門」早已灰飛煙滅，除了搬不走的地皮外，其他如建築形制、規模等等皆已無考，人們只能依據這裡的地形地貌、街道走向等自然及歷史信息，判知其坐北朝南，大門正對「長街」（即今日之解放路）。而大門正對的那段街道，便是最初的「司門口」。

彼時「司門口」範圍狹窄，僅限於衙署大門正對「長街」的那一小段，不過三四十米，嚴格地說它只相當於一個門牌號碼，還不足以構成一個地名，更不像今天的「司門口」這樣範圍寬廣，又四通八達，成為一市通衢。

歷史上前、後兩「長街」均被蛇山阻斷，止於蛇山南麓。因此，位於蛇山以北的「司門口」便被捆住了腳手，無從發展。到了明末，腐朽的封建統治人心喪盡，老百姓莫不恨之入骨，加上李自成、張獻忠等各地「民賊」紛紛「作亂」，已然極度虛弱，「先失天下」的「大明」處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中。說來可悲復可笑，這個時候的朝廷，其「救亡圖存」之策不是趕緊收拾人心，而是祭起風水迷信作為救命稻草，妄圖用破壞「龜蛇二山環衛」的辦法來保住「大明」江山，即斬斷龜、蛇之首。

結果眾所周知，「大明」落花流水，一夜垮塌。而龜蛇二山呢，不僅被斬首，其中蛇山還被鑿穿腹部（今之「古樓洞」），並遭到腰斬。蛇山被腰斬後，先前止步於蛇山南麓的「前長街」便延長到了司門口，但那時人們仍習慣於稱山北一段為「司門口」。1935年擴建此路時，北端闢開藩司衙門，使衙門口的馬路延長到中山路，蛇山腰斬處上架鋼筋水泥「蛇山橋」。這樣，司門口便向兩翼延伸若干，即前到蛇山以南，後至衙門以北，早先被捆住的手腳終於鬆綁了，「門牌號碼」搖身一變，成了域名地名，「司門口」也隨之變身為泛稱，幾乎將今日解放路的主要商業鬧市區囊括一盡。

而真正成為一市通衢，說規矩話，那還是新中國誕生之後的事。

一九五六年，武漢修建萬里長江第一橋，實現國人「天塹變通途」的夢想。工程選址蛇山建大橋江南引橋。於是，蛇山南、北分別建起了公路引橋和鐵路引橋。這兩座高聳的引橋，正好建在「腰斬處」，引橋下的道路也隨之被拓寬改造，形成橋上公路、鐵路與地面公路立體交叉的格局。其次，位於蛇山北面的民主路（司門口至漢陽門段）也同時被拓寬改造。這樣，司門口便有民主路（東西向）、解放路（南北向）兩條嶄新的公路十字交匯。

背後是西來東去的浩蕩大江，肩頭是貫通南北的京廣動脈，身邊是四通八達的公路，無論你從哪個方向來，司門口都是必經之地。因此，司門口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咽喉要衝。

為了緩解交通擁堵，人車爭道的矛盾，司門口又在改革開放後建起了環形人行天橋。區位優勢，交通改善，使司門口的商業經濟和傳統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如今，在武商量販店、中百倉儲等大型連鎖賣場助陣下，擁有800年歷史的商業老街可謂舊貌換新顏。

雖說司門口的商業檔次有了提升，但其商業圈的傳統並沒有消失，解放路沿線依然還是專賣店的天下。這些從精品店過渡到專賣店的街邊小店，服裝款式時尚，價格也便宜。人們在購物之餘，還能到戶部巷去品嚐漢味小吃，去漢陽門觀賞兩江四岸的城市風光，咀嚼「日暮鄉關何處是」的鄉愁，品味「唯見長江天際流」的惆悵……穿過濃郁的商業氛圍，去享受幾分休閒情趣呢。

呵呵，虎踞龍盤，藏污納垢，風雨飄搖，摧枯拉朽……歷史就這麼一路走來，驀然回首，多少感嘆，幾多唏噓！

來鴻

■若荷

臘八粥 臘八蒜

■臘八蒜 網上圖片

「臘八粥，熬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鍋粘，二十四……」故鄉的人家，過年時總不忘這些從老一輩人口中流傳下來的歌謠，並且嚴格按照歌謠裡的方式生活着，過着屬於當地人認為紅火而有趣的年。

在我們老家的風俗裡，年是要辦得十分隆重的，越是隆重，這一年才越一帆風順，生活也才會越有滋味。因此不管一年來有多乏多累，到年尾時也得像讀書人那樣，在「年」這部大書上折一個有意義的記號。在他們看來，年既要有一個完美的開始，也要有一個愉快的結束，這樣的年才是莊稼人心裡歡樂的年。

在我的記憶裡，年的開始，是從臘八節開始的，一進臘月門，年味就開始濃了，也就是從這一天，孩子們歡騰起了古老的小唱，大人準備起了過年的物品。最有意思的，還是過臘八節。在這一天裡，女人們鋪下身子做臘八粥，男人們則到院子裡取下掛了一秋的蒜，一絲不苟地將蒜皮剝好剝淨，用乾淨的壇罐裝起來，泡進新買來的老醋裡，取一塊塑料布蒙在上面，用線圈着塑料布在壇口繞緊封口，這就是醃臘八蒜。

醃好的臘八蒜，放置在不太顯眼的地方，靜靜地吸納老醋的營養，不過四五天功夫，瑩白的蒜身上就通體泛起了綠色，這時候若是壇口沒有封緊，會有一縷蒜的醋甜流溢出來，令人垂涎欲滴。待臘八蒜醃滿一個月，也正是新年的大年初一了，這一天，吃慣了臘八蒜的鄉下人，會將一壇臘八蒜拿出來及時啟封，用蒜臼輕輕砸成蒜泥，點上一碟醃蒜的老醋，就着餃子下酒，別提味道有多香了。記得那時候，家家戶戶都醃臘八蒜，若誰家年下沒有臘八蒜，這餃子就吃得沒有多少味道。

在鄉下人的心裡，年不僅是一個傳說，是一個節日，更是一種滿足，一種需要代代傳承下去的藝術。所以逢年時，老爺爺會把忙年的工序一點不落地教給兒子，老奶奶們會手把手教媳婦熬臘八粥、醃臘八蒜——年的意義與藝術，也就是如此傳承的。

城裡很多人都說，年過得愈來愈沒有年味了。其實說這話的人沒有真正地把年放在心上。許多人把年當成了一年到尾勞作之後的休息，鄉下人是不會這樣做的。在鄉下，年是歌謠裡流傳下來的，是熱氣騰騰的廚房裡操持出來的，是一家人滿足的微笑，目光的交融，眼神的鼓勵流淌出來的。鄉下人與城裡人不同的是，無論村裡村外，家裡家外，人與人相互都不冷淡。如果城裡人和鄉下人一樣過年，操持年的種種事項，這年的味道也就濃了，濃得像臘八粥一樣味道飄香，像臘八蒜那樣滋味悠長。

過年的時候，覆雪的田裡不用下了，出外打工的順利歸來，小孩子們放了寒假……當所有的勞作都在年的進程中停止，那唯一不曾放鬆的，就是鄉裡人忙年的興致，家家戶戶都想把年的過得紅火熱鬧，能夠在將來某一天裡充滿了回憶。用一種方式的生活去禪釋生活裡的另一種方式，使年有了一個更為美好的開始。正所謂年的細節，決定了年的意味和形式。

在這裡，年既充滿了溫馨，也充滿了快意，年是人鄰和睦的象徵。鄉村臘月的夜，來得早，溫馨而又充滿了暖意。天上的星光，村頭的犬吠，戶內的窗花，門楣的對聯，門外偶爾的鞭炮聲，都充滿了喜氣。晚間的廚房裡，粥香飄出，蒜香撲鼻，是家家戶戶桌前飄香的臘八蒜。臘八蒜，也便成了年的序曲，臘八節的象徵。這一刻，一年的辛勞都忘卻，能記得的，是這上天賜予的歲月的美好。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板

圖解：給大家拜早年！祝大家馬到成功！龍馬精神！

詩意偶拾

■秋水竹林

起風了

起風了
一片吹得比紙還薄的月亮
貼在小窗上

起風了
村子裡的枯桐樹
又開出了白色的小花

起風了
很想拉着你的手
穿過從前的那條小巷

起風了
請閉住幽幽的眼睛
讓我再爲你擋去
揚起的草屑與沙礫

起風了
我們被吹進相片裡
在牆上一掛就是多年

豆棚閒話

■吳翼民

女性的胸飾

■好看的胸飾。 網上圖片

最早對女性胸飾產生美好印象基於少年時代聽評彈那會兒。那時城市裡很少娛樂活動，除了看電影就是看戲和聽書。也許聽書更尋常些，因為像我們這樣老派的蘇州人家，老老少少都迷戀評彈，聽評彈經濟實惠，全城又佈滿了書場，每天都有幾十上百家書場從下午到夜裡都氤氳在一片琵琶弦子和彈唱聲及醒木拍擊聲裡。書場大抵都客滿，響檔先生做名書場大場子，一般先生做普通書場，一部長篇彈詞或評話連說個兩三月被視為尋常。所以蘇州和其他江南城鎮的百姓都愛去書場消閒，——泡杯茶、嗑着瓜子，欣賞着悠揚的彈唱和或剛勁或柔糯的說表，咀嚼着引人入勝的書情和妙趣橫生的噱頭，是何等的愜意！當然，老聽客也十分關注台上演員的標緻或瀟灑與否。尤其是眾多男聽客，異常在意台上婀娜多姿的女下手呢。

評彈演出不同於戲劇表演，「沒有一切而佔有一切」。譬如彈詞，就是囫圇的兩位演員，一是靠演員的「說噱彈唱」功夫，二就是靠演員的台型啦。聽眾似乎對男上手的台型不多挑剔，卻對女下手的相貌和打扮十分在意，臉蛋和身段固然要緊，裝飾打扮也是不可苟且的。她們多半穿的旗袍，便勾勒出了苗條的身段，還有就是旗袍上的胸飾，一定要引人注目，方能得到聽客們的好評。我少年時代尚屬懵懂，隨着年齡的增長，漸漸懂得了欣賞女演員的美貌、當然包括她們胸飾的精美與否？儘管年少靦腆，我絕不敢直面她們的胸脯，但偷偷瞄上一眼，也滿足了對異性美的追慕。我記得當年女演員們旗袍上的胸飾應是千姿百態的水鑽別針，閃着鋥亮而五顏六色的光澤，使她們艷美的旗袍益增其色，把她們薄施脂粉的臉蛋映襯得分外嬌嫩。我不大喜歡綴滿水鑽亮得扎眼的別針，而是喜歡只綴一兩顆水鑽、比較素雅的胸飾。及至看多了她們的別針，偶爾有一次看到某位女演員居然沒有綴那玩意，只掛了兩朵潔白的白蘭花，花是素色的，旗袍也是素色的，不由為之怦然心動，感到說不出的別樣美麗。

其實，江南女子以白蘭花為胸飾是很尋常的，一俟演員在舞台上也這麼打扮，就有了返璞歸真的情調，乃知不尋常往往是蘊於尋常之中的。每年初夏時節，是江南茉莉花、梔子花和白蘭花綻放的季節，大姑娘小媳婦以至中老年婦人莫不綴花於胸襟、插花於髮際，香且好看，人見人愛。我常常向姐姐討要綴謝了的花朵夾在書本裡當書籤，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書香了。

不知不覺人間之書的頁碼翻到了當今這一頁，也不知不覺女性的胸飾有了令人驚愕的嬗變，最大的變異是當今女性的胸飾不再像從前那樣一統的文雅含蓄，而顯得多麼奔放張揚，緣為現如今許多女性的穿着不再像從前那樣端嫻保守，而是以裸露一抹酥胸甚而「事業線」為性感，那麼其胸飾也必得適應如此性感啦，於是各式項鏈和墜子就成了她們爭奇鬥艷的選擇。話得說回來，從前女性也有項鏈和墜子啊，但那時女性的項鏈和墜子都若隱若現，絕不似當今這般堂而皇之懸掛於「峰巒溝壑」，讓人見之驚心動魄。尤其當今女明星們，都以胸飾的華貴和衣着的開放為時尚，招引得少男少女爭相模仿，於是胸飾的光怪陸離也不覺為怪也。

我妻子是個傳統女人，也過了花甲之年，對胸飾之類早不感興趣，愈如此，我愈覺着似虧欠了她什麼的，曾給她買過項鏈和墜子什麼的，她基本封存不動，唯獨有一次我去新疆給她挑選了一款和田羊脂玉的「平安扣」令她興奮不已，四季都作為最可人的胸飾掛在胸前。回想那次我去新疆唐布拉，路途既長且險。導遊和駕駛員跟我們說，他們胸前都掛着「平安扣」，扣住了平安，絕不會出事。我審視之，所謂的「平安扣」乃是一個精緻的環狀玉飾，就記住了它，特意到伊犁友誼商場為妻子挑選了一枚，回家出示，果然博得了妻子極大的讚賞。妻子說，「平安扣」扣平安，多麼吉祥！由此可見，胸飾不在於貴賤，寓意是多麼重要。

說起胸飾的寓意，妻子告訴我說，她有位年輕閨蜜，最近常常掛一枚特殊的胸飾——一隻銀製的小狐狸。為的什麼？為的防止「小三」的入侵。古往今來，狐狸精幾乎就是妖魅、就是「小三」的指代。掛個小銀狐，就是以毒攻毒、以魅制魅，防止「小三」魅惑自家的男人，竊以為興許她有了某種不祥預感而自壯其膽罷了。可見胸飾的變異也折射着社會的變異呢，這樣的胸飾也夠有趣的。

生活點滴

■青絲

打糍粑

糍粑在南方，是人們過春節必備的年貨之一，也是走親訪友時不可缺少的致贈年禮。每到離春節還有十來天，街上的臨時年市，就有糍粑推出應節。一些地方的鄉村，人們還會親自動手打糍粑，藉以渲染烘托過年的氣氛。

打糍粑多是用糯米，雖然也有用大米或幾種糧食摻合到一起製成的糍粑，但是，糯米的黏性好，陰乾後能久儲，吃法也多，烘烤、蒸煮、油炸，味道皆美。加之糯米食品也較為符合年貨的身份，敬神祭祖，都很適用。人們一般會提前幾天把糯米找出來，盛在簸箕裡攤開，除了便於揀淨裡面的碎石子和草梗，也讓米粒「醒一醒」。目的是讓糯米與空氣、濕度充分接觸，從倉儲狀態中轉換過來，去除陳倉味，重新煥發出鬆軟、柔韌的特性。接下來把糯米浸泡一夜，上灶蒸熟，如此捶打出來的糍粑，會更為軟糯細膩，口感綿密。

在湘桂等地，有一種很原始的打糍粑專用杵臼，是用一根幾米長、籃球粗的木桿為槓，中間支一根短木為軸，猶如一個蹺蹺板。木桿的頂端楔有一根杵，下方正對一個石臼，把煮熟的糯米飯放到石臼裡，人在木桿的另一頭，用腳不停地踩，利用木桿落下的重力，把糯米飯舂成漿。不過，這樣的杵臼畢竟少見，更為常用的還是人力捶打的方式。須事先找好幾個青壯勞力，各自手持一柄木錘，把糯米飯倒在長槽型的臼裡，猶如打鐵一般，落錘如飛，此起彼伏。捶打的過程中，還不時要用手把臼裡的飯漿揉攏成一糰，以便徹底搗爛成泥。糍粑打得越充分，黏性就越強，鬆軟度也越好，一經加熱，就會膨鬆發開，有如一個圓球。若是糍粑結實僵硬，像是一坨老麵糰，吃起來就沒有任何情趣可言了。

把打好的飯漿揪成劑子，放到簡易的木模子裡壓一壓，就成了一個扁圓形的白糍粑。有些地方比較講究，不能有純白的物事，會用花紅粉調色，在每個白糍粑上面點一點，於是就有了吉慶之意，就可用於敬神或饋贈親友了。剛打好的糍粑又鬆又軟，味道最美，把黃豆或花生焙至香酥，加白

■糍粑 網上圖片

糖一道碾成粉末，把糍粑放到裡面滾一滾再吃，香美不可言。或者把糍粑切條，加上臘肉、白菜煮成湯羹，也有一種鹹湯圓般的溜滑口感。

製好的糍粑，放到通風處陰乾，或以清水浸泡，每天換一次水，可以久留不壞。新年期間，有客人登門拜年，拿幾個糍粑用油煎軟，或者放到醪糟糖水裡一起煮，盛出來饗客，是很得體的應景點心。抑或一家人團聚，圍爐烤火閒話之際，放幾個糍粑到火上烤，再撒上白糖，是小孩子最喜歡的節日甜點。可以說，糍粑在農曆年裡扮演的角色，並不只是一道年貨那麼簡單，同時也是記載年俗文化以及各自生活記憶的一種特殊載體。